

电影文学剧本

鐘 魂

中 集

編 劇：田 青

中国电视剧艺委会
中国电视爱乐乐团

1985.8.

清商寢室。

地下，鋪着一張黑亮亮的大熊皮，白衣的清商橫陳其上。

青銅盤中，盛着米粥一樣的東西，中插一匕^①，但紋絲未動。

鹿兒：

“呦，公主，您怎么一口也沒吃呀？”

清商悵悵地翻了个身，向里側卧，不發一言。

鹿兒神秘地：

“公主，我看見他了。”

清商立刻轉過身來：

“蒼子？”

鹿兒一笑：“哪兒那么容易去找他呀？上次遇鱷魚，回來大王差點沒殺了我！連蒼子也倒了霉，太宰說他“偷窺公主沐浴”，若不是大王看他救了您的命，功罪相抵，也得掉腦袋！這可倒好，不許他進宮，累得我跑折腿！”

清商復轉身：

“哎，我以為……”

鹿兒：

“您以為我見到他了？我見到我父親還不是一樣？只要有書捎來……”

清商一翻身坐起：

①匕，古時取食之具，如匙。

“有书？他的？”

鹿儿从袖中取出两片竹简，交给清商。

清商捧读：

“寤寐思服，宫门如墙，驱厉有相，其病安康……”

清商卧榻上，一付病容。

楚王亲持匕喂食，他约一匕羹，放到嘴边吹一吹，轻递到清商口边，清商却把头扭到一旁。

楚王叹口气，放下金匕。楚王夫人忧虑地：

“哎！这可怎么是好……”

楚王及夫人才走，帐后的鹿儿便笑着走过来，手捧一青铜尊，上边满是鹿肉，清商抓过一块，扔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

二人相视一笑。

楚王：

“传我的令，召全国巫现进宫，有能为小女驱鬼除厉的，重赏……”

土室内，姬乙正在师苍的指导下雕刻一具假面，这是“方相”驱鬼舞雩时所戴的面具，其状狰狞凶恶，金色，四目。^①吉金在旁彩绘盾牌。

①《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吏而时雩，以索室驱疫。”

姬乙戴假面，披熊皮，玄衣朱裳，一手执戈，一手抚膺，双手左右平伸，双腿屈，双膝向外。

师苍：

“然后，转身……”

姬乙转身。

师苍：

“以戈击盾三次……”

姬乙以戈击盾，轰然有声。

清商寝宫门外。

楚巫手持桃木剑归来，满身大汗，垂头丧气。

楚夫人：

“怎么样？好了吗？”

鹿儿摇头。

吉金领姬乙进入戒备森严的楚宫，姬乙头戴假面，人莫知其究竟。身后，跟着一群彩衣童子。

姬乙的眼睛从假面里冷静地观察着一切。

楚宫中长长的甬道，两廊的战士。

清商寝室，门挂一帘，兰白相间，绘着夸张变形的夔凤图。

卫兵及侍女们还未来得及问话，姬乙忽然做势、怪叫，发出一种极恐怖的声音，呼啸着，冲进清商寝室。

他手舞足蹈，时而砍杀击刺，时而敲击盾牌，狂啸狂舞。一群彩衣童子随他冲进室内，一边用桃木弓向四个屋角射出一枚枚棘矢，一边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把的豆子，向四面八方抛打，口中唱道：

“天灵，地灵，
天帝驱魔显神灵。

魂来啦，鬼跑啦，
魑魅魍魉全跑啦……

一把黄豆打在清商身上，鹿儿刚要发怒，清商忙以眼色示意，方相的假面上，镶着那块玉佩。

须臾，鹿儿及童子退出室外，只留姬乙与清商在室内。室内，姬乙仍在呼啸声。门户紧闭，吉金与鹿儿守丑门旁，楚王夫人等在门外，焦虑不安。

一会儿，屋里的呼啸声停止了。楚王夫人仄着耳朵听，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一夔一凤，在门帘上沉静地嬉戏着。

夫人沉不住气，要进门查看。吉金与鹿儿施礼：

“夫人，不能进去！挽了驱鬼，可不得了啊！”

大人：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啦？”

鹿儿：

“许是捉住鬼了，正给鬼上刑呢。”

楚王大殿。

楚王居尊者处，太宰，楚巫相向跪坐，熊中立楚王身后。

楚王愁眉不展。

楚巫：

“大王，此次公主久病不遇，邪魔附体，恐怕与公主云梦遇
鱷鱼有关。依小巫之见，那鱷鱼或许是一方神明，让那苍子杀了，
自然要降祸作祟。”

楚王：

“嗯？”

楚巫：

“小巫倒有一个拔除不祥的法子：选一良辰吉日，杀苍子于
云梦之泽，以祭水神。公主的病，自会痊愈。”

正在此时，鹿儿飞奔而入：

“禀告大王，公主的病好啦！”

楚王惊喜：

“好啦？怎么这么快？”

话音未落，清商翩然而至：

“父王，是有一个高明的巫师，把鬼捉住了！”

楚王：

“啊，巫师在哪儿？快请来一见。”

清商回首示意，姬乙摘下假面，行礼：

“小巫参见大王。”

清商佯作惊愕。

楚王：

“是你……？”

清商：

“父王，我的性命，两次都让他救了，这莫非是天意？”

楚王：

“你这乐工，怎么还会捉鬼？”

姬乙：

“小巫家世代事神，家父师苍，娴熟阴阳，妙通鬼神，击钟
鸣鼓之事，不过娱神而已。”

楚王大喜：

“好！好！是这道理！是这道理。”

楚王两手各牵清商、姬乙步出大殿。

楚太宰与楚巫阴沉的脸。

熊中亦露不悦之色。

土室内，姬乙兴奋地向师苍讲述着，他端起一个粗糙但造型奇拙的瓦罐，咕咚咕咚地灌了一肚子水，然后抹抹嘴：

“楚王让我明天便搬到宫里去住。看来，复国之计就标成了。”

师苍瞥目向着窗外，迎着洒进屋来的月光。云影徘徊，在他那苍老、神秘的脸上流驰而过。

师苍：

“怕没有那么简单。上次云梦狩猎，你杀鱓救人，楚王也要赏你，但结果还是信了楚巫和太宰的谗言。想让楚王肯嫁女于你，还要费番周折……”

姬乙：

“那，有什么办法吗？”

师苍不语，默然地掐算着。

忽然，他费力地站了起来：

“来，你背我去观星台。”

古观星台。

高亢的石台之上，除了日晷、滴漏等物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竖置的巨鼓。鼓面周围靠边缘的地方，还当着一簇簇未刮净的兽毛，粗糙的铜钉、挂在鼓侧的木棒似的大鼓槌，处处都显出蛮野荒古之气。

繁星灿灿。

师苍两手心向上，平放在膝上，飞快、紧张地掐算着，但他的脸色，却依然平静如故。

姬乙仰观天象，转动式盘上的圆木棍。^①

师苍掐算毕，把两手相扣在膝上，隐之地带着一种激动，缓缓地预言：

“今天是二十七，三天之后，下月的朔日，日月同度相值，正当黄道、月道之交处，阴阳相侵，要白昼成夜……”

姬乙略带惊慌：

“天狗吞日？”

师苍点着头，悠然闭上瞽目。云影，斜斜遮住了他神秘莫测的脸庞。

楚王殿。

楚王、太宰、楚巫、师苍四人围坐，楚巫手持蓍草，四人中间的地上，划着一台卦象：

“☰(泰)”

楚巫：

“恭喜大王！这乾下坤上，曰“泰”，是小往大来，吉亨之卦。大王请看，这上三爻是阴，下三爻是阳，阴阳相配，大吉大利呀！……”

①有关古代预报日食的细节，可参阅科学出版社《中国天文学史》第六、九两章。

楚王面露喜色，师苍却不动声色。

楚王：

“好！好！……师苍，你看呢？”

师苍伏地而拜：

“臣不敢多言。”

楚王：

“尽说无妨。”

师苍：

“依臣观之，这是个凶卦。”

楚王：

“凶卦？”

师苍：

“《易经》上是说，乾下坤上谓之‘泰’，但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泰能变否，否能变泰。大王刚占的一爻，是第四爻，‘爻辞’曰：‘不富以邻，不戒以孚’，是凶卦无疑。这三阴三阳，若不相配，阴阳相侵，便是大灾大难……”

众皆惊愕，楚巫气急败坏：

“你妖言惑主……”

楚王：

“哎呀，那，如何是好呢？”

“这第五爻，倒是凶中有吉，爻辞曰：‘帝乙归妹，以祉，’

元吉’。讲的是殷代的帝乙，把女儿嫁给周文王的事。这是泰中之泰，大大的福祉。只要大王择一佳婿，便可平安。”

楚王：

“那……要嫁于何人呢？”

师苍：

“帝乙嫁女，是殷周联姻，要嫁给过去的敌国才好……这卦乾下坤上，阳在下，阴在上，要嫁地位低些的才好！……”

楚巫及太宰急不可耐地：

“你的意思，不如明讲！你是想让大王把公主嫁你那儿子吗？”

师苍沉稳如故：

“臣乃卑贱之人，岂敢有攀龙附凤之心？但天意却在这卦上！今天是五月廿八，两天之后，便是六月之朔。假如有忤天意，一定会有大灾大难……”

六月之朔。

晴空万里，一个极普通的日子。

太阳火辣辣的，才过辰时，已不能仰视。

田野里，农夫耕稼。

大路上，行旅匆匆。

市井头，买卖兴隆。

校场中，丁壮列阵。

楚王宫里，楚王斜依榻上，在打瞌睡。宫女们轻歌曼舞，细腰款款。

高高的观星台上，日晷的影子，在缓缓地移动着。

玄衣朱裳的师苍进楚王殿，伏身行礼：

“小臣参见大王，拜问大王安康！”

楚王睁开眼，看的是他，“嗯”了一声，便又阖上了眼。

日晷的影子，慢慢缩短、移动，终于叠上了晷壁上的一条线。

半裸的姬乙大喝一声登上观星台，擂响了巨鼓。

鼓声沉郁、厚重、神秘，可怖，惊天动地。

鼓点先缓后急，象沉雷转到暴雨。

守卫观星台的武士急奔上台欲阻，就在这一瞬间，天空开始变暗。

一只无形的“天狗”，在吞食太阳。

日食，开始了。

楚王被鼓声震醒，猛地跳起来，拔剑在手。

宫女们四散奔逃，仓惶万状，尖叫声。

遍地狼籍，只有师苍，依然沉静冷漠地跪坐堂前。

楚王持剑高叫：

“来人——，来人——！”

师苍：

“不是敌人，大王，你看天上！大灾大难来了！”

楚王望窗外，立刻惊呆了。

“天狗”的大嘴，在缓缓地、坚毅地吞食着太阳。晴空白昼，变成了暗夜。

象是天塌了，象是地陷了，象是地球爆炸了，象是宇宙毁灭了——全城的人，全国的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全部跑了出来，人们手中都拿着一个随便什么响器拚命敲着，大地上，人们象炸了群的马一样狂乱地奔跑着，号叫着，其声凄厉。

狗，恐惧万分地对天狂吠。

马，尥着蹶子，曳车狂奔。

鼓声、破铜盆声、剑戈相击声，男嚎女哭声、鸡鸣狗吠声，汇成了一锅粥。驱天狗，救太阳，这种从亘古便沉淀在人类集体意识里的悲壮的迷信，使人们在这自然界罕见的异象到来时，自发地、空前地动员了起来，以全民族的力量，组成了一个噪音的世界。

只有姬乙，却似乎忘却了救日的本意，在狂暴的击鼓动作中，发泄着自己平时深之压抑着的仇恨。

鼓声如暴风急雨，席天捲地。

楚王跌[△]撞[△]跑到师苍前，双手抓住师苍的肩膀：

“你说过，有一个办法可以免难……”

师苍平静的声音：

“阴阳相配，才能无咎……”

楚王跟[△]跄[△]向内外走去，一边高喊着：

“清商、清商……你去救太阳……”

清商被送至观星台，台下，是野兽般狂乱的人群。

半裸的清商披长纱，一步[△]登上高[△]的台阶，长纱拖地。清商望着击鼓的姬乙，眼中满含爱慕之情；姬乙却仍沉浸在激情的发泄中，对清商视而不见。

清商击鼓，绵[△]密[△]，用鼓声倾诉着爱。

姬乙击鼓，澎[△]湃[△]，用鼓声喷吐着恨。

鼓声，交织在一起，纠缠在一起。

爱与恨，恨与爱，融合在一起，难解难分。

在鼓的交响中，大地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鼓声与男嚎女哭的声浪渐渐[△]变成了钟磬之音，金玉之声。

灿烂的阳光中，师苍不易觉察的一丝微笑。

楚宫中的婚礼。

清商容光焕发的笑脸，没有一丝一毫别的成份。幸福，象阳光一样照耀着。

姬乙矜持的笑脸，却十分复杂，象一潭深水的涟漪，漾着无数层次。

清商的心声：

“啊……我真幸福！我得到了我的爱，得到了我爱的人，为了爱，我愿意牺牲一切。天帝啊，请赐福我们，保佑我们白头偕老……”

姬乙的心声：

“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曾国小君姬乙，感谢神明护佑！感谢天帝助我大计得成！望先公先王降福我曾遗民，光复曾国……”

新婚之夜。

清商卸下满头珠翠，更显得娇媚动人。在她脸上，几乎看不到小家碧玉作新娘时那面被夸张了的羞却，更多的，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加掩饰的爱的喜悦^①，一种皇家女的天生的气度。

清商偎倚着姬乙走进寝室，一顶英正薄如蝉翼的纱帐被金钩掀起两角，露出里面並排铺着的两张雪白光洁的蕙草蓆。蓆的四方，镇着四块白玉。蓆上，洒满了一层厚厚的兰花瓣。

清商把双手搭在姬乙肩上，含情凝睇：

“苍子，你……象个天神，……啊，我的天神……”

^①中国虽自汉始“独尊儒术”，但把“礼”抬到宗教的高度，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身上的桎梏，大概是在宋程朱之后。战国时风俗要自由，自然得多。

突然，姬乙脸部的肌肉猛地抽搐了一下，清商惊诧地顺着他的视线望去——透过一层梦幻般的纱帐，在新房的北墙，矗立着一架明光内烁的编钟，为了庆贺他们的婚礼，上边还煞费苦心地披着红色的丝带，装饰着十五年前曾国的镇国之宝。

姬乙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妈呀！……”苍子，在幽冥中嘶叫着。

红色的丝带，化成了曾国宗庙里的矢镞。

一个女孩金纂玉钩的水段，踩在背上。

一双少女秀美的赤脚，袅々地，从眼前很近的地方走过……

姬乙松开双手，眼前，是一个灭国杀父之敌的女儿，一个昔日踩在他身上的楚公主，一个对自己一片痴情的少女，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一个妻子……

清商的声音模模糊糊地传了过来：

“噢，这套钟，声音可好了，可惜缺了一尊姑洗之宫……”

在清商纯真的声音里，混着姬乙咚咚的心跳，混着注定要跟随他一生的歌声：

“……

金石可裂，

日月可灭，

万世奔流，

唯有吾血。

在曾人《祭祖歌》恢宏强烈的声浪之中，姬乙把清商猛地抱起来，抛到雪白的蕙蒂上。无数圣洁的兰花瓣，象大海的泡沫一样，在高速摄影机的镜头前慢₆地涌上来，吞没了清商，那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新娘……

赤地千里，断鸿声悲。

龟裂的土地，张开无数张嘴，向苍天乞求着滋润。

成群的乌鸦落在一片人尸上，远₆望去，象一座黑色的坟。

一个皮包骨头的男子拾起一块土坷垃，艰难地扔过去。乌鸦“轰”地一声飞起来，却并不飞远，立刻落在尸体周围。

皮包骨头的男子拄着拐杖，一步₆挪向死尸。

乌鸦，紧盯着他。

他终于挪到死尸旁，想慢₆蹲下去，但拐杖一斜，跌倒了。

一双疯狂的，似兽非人的眼睛，盯着死尸腿骨上的腐肉，眼睛里，响着饥饿的吼叫。

镜头缓₆拉开，荒凉、贫脊，但又无限辽阔的大地上，一个濒死的人，在吞食一个同类的尸体。

“嘎——”，乌鸦愤怒地叫了起来，在他头顶上低₆地盘旋，象一柄黑伞……

饥民的队伍，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楚国的都城。城门上，篆书“郢南”二字。